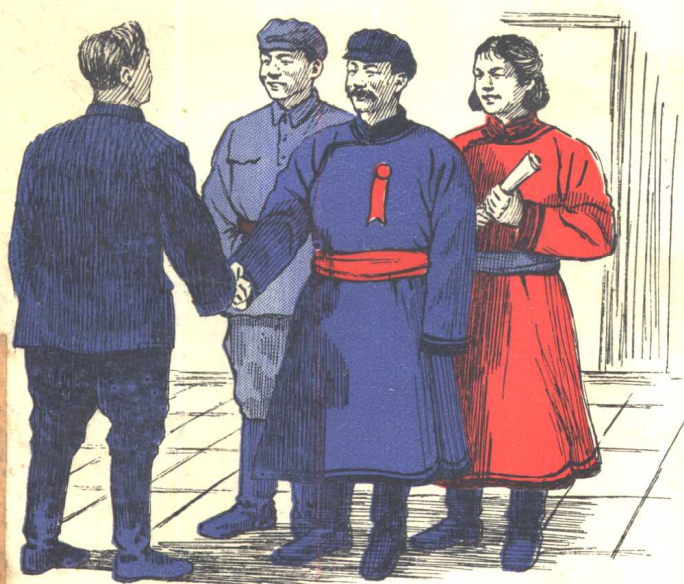


达米倫一家

达·塔尔瓦 著



达 米 倫 一 家

蒙古 达·塔尔瓦著

陈 乃 雄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達米倫一家

達·塔 尔 瓦 著

陈 乃 雄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零)

北 京 蘇 聯 友 誼 出 版 社

机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裝 幀 : (346) 字 數 : 52 千

開 本 $811 \times 481 \frac{1}{32}$ 印 張 $8 \frac{1}{16}$ 插 頁 2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一 九 五 六 年 二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14000

定 價 (6) 0.30 元

00200

Д. ТАРВА

ДАМИРАНГИЙНХАН

Улсын Хэвлэх Үйлдвэр,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50

內 容 說 明

達米倫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牧民。他的兒女，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教師，有的是邊防軍戰士。全家在各個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為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而熱情地忘我地勞動。在蒙古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湧現了許多勞動英雄。達米倫一家，就是一個英雄的家庭。他們在工業和牧業生產上，在教育工作上，在保衛和平事業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和卓越的功績。作者在這個故事裏，把蒙古人民在和平建設事業中的熱烈、緊張、愉快的勞動生活，作了很生動的描繪。

鬧鐘的鈴，叮鈴鈴地響起來，打破房間裏的寂靜時，已經是六點鐘了。

昨夜董德瑪為了複習功課，雖然一直到深夜兩點鐘才睡，却照常被每天早晨叫醒她的鬧鐘叫醒了，穿衣服起床。

穩重的圓圓的黑眼睛和濃濃的黑眉毛，把她那個在風吹日晒中變得有些粗糙而且黧黑了的面頰襯托得非常勻稱；緞子般的美髮在明亮的電燈光下閃閃發光。

當她正準備早餐時，進來了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女子：中等身材，長着一副端莊的臉。董德瑪親切地看了看她，微笑着說：

“托布馨，你來了嗎？我正忙着想上你家約你一同走呢。”

董德瑪和托布馨已經做了將近一年的朋友了；在這個時期裏她們不僅了解了彼此的性情和生活情況，還時常談起各自的故鄉和家庭，而且就像知道自已的親生父

母一样，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父親和母親。

董德瑪的父親叫達米倫，母親叫黑希克特，哥哥叫奇米德道尔基，她的弟弟納得米德在小学裏教書。托布馨虽然從來沒有跟他們任何一个人見過面，却常常像早就相識的熟人一样地談起他們。

托布馨時常羨慕地对董德瑪說：“你的家庭是一个由牧民、工人、边防軍战士、教師組成的美好的家庭，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托布馨一边喝茶一边說：

“前天照的那張相片奇怪透了，我的眼睛瞇得簡直像一條綫。”

“沒關係，沒關係，你可得給我一張哪！”董德瑪大笑起來。

“你要这种相片幹嗎？”

“不幹嗎，你就給我一張吧。”

“照了半天竟照出这样的相片來。”

“你我之間，彼此贈送瞇着眼睛的相片，不但沒有忌諱，就連……”說到這裏，董德瑪的話被托布馨打断了：

“算啦，算啦，那就給你一張吧。”托布馨不得已地說，接着又問：“啊，我想起來了，你給你哥哥寄了什麼相片去了？”

“我把我和你一起照的那張相片寄去了。”托布馨听着，臉色忽然變了一下，不安地說：

“你这是幹什麼呀？那是一張最糟糕的相片哪。”

“誰說，那張相片照得很好啊。說實話，我獨個兒照的相片，沒有一張令人滿意、適於寄給我哥哥的。”

“你哥哥接到了一個不相識的姑娘的相片，會怎麼想呢？”

“得啦，得啦，管他怎麼想。”董德瑪毫不在乎地回答，同時還向托布馨解釋說，她寄出那張相片的時候，在相片背後寫了一行字：“這個姑娘是我的知心朋友，名叫托布馨，是我們工廠裏的一個先進工人。”

喝完早茶，董德瑪拍了拍閃光的褐色駱駝羔皮帽子戴起來，又戴上了手套，把紅色的條子圍巾交叉地圍在脖子上，和托布馨一起走出了屋子。

曙光才從地平綫上透出來，白色的寒霧瀰漫在博格多山的頂巔，從灰暗的山林深處不斷冒出來的雲氣在裊裊地移動。

十年制中學校的高樓矗立在市中心，好像和高峻的博格多山較量着高低。

她們惟恐失散似地挽緊了手臂，沿着城市的中央大街向東走去。

這裏早已熱鬧起來了，街上的人們擁擠，往來不絕。

有些熟人向她們點頭問好。董德瑪和托布馨一邊走着，一邊按照她們的習慣，彼此毫不隱瞞地述說着，自

已什麼時候到哪裏去過了，遇見了誰，甚至和誰說了些什麼等等的事情。

到達工廠的時候，早班工人中來得早的已經到了。他們好像許久未曾會面的熟人，或是昨天在這工廠車間裏做完了工不是一起放工似的，鬧哄哄地互相招呼談笑。

七點二十分舉行全體工人大會。廠長在大會上講話，他明確地總結了二月份生產計劃完成的情況，並且指示應當怎樣完成三月份的生產計劃。黨支部書記也向工人們說了些勉勵的話。

車間主任、工長、生產小組組長，以及一些工人們接受了自己的生產任務。

以“青年”命名的突擊工作隊的隊長蘇得那木接受了完成第二季度生產計劃百分之二百的任務。他說：

“我們青年人的歲數年輕，力量年輕，生活也年輕。我們是為祖國光榮地工作而生的青年，所以我們應該發揮我們年輕人的能力，真正完成我們的任務。”他那宏亮悅耳的聲音響徹了整個會場。

董德瑪也是接受超額完成任務的工人中間的一個。她接受了每天完成煉鐵計劃百分之三百的任務。

大會在強有力的口號聲中結束。八時正，所有的工人都已經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

托布馨做的是切削工作。董德瑪做的是煉鐵工作。

她戴着皮帽，穿着工作服，手裏拿着一付有些地方已經被火燙坏了的皮手套，眼睛上还戴了一付保險鏡，看上去誰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方才戴着駱駝羔皮帽子和咖啡色手套，脖子上圍着紅色条子圍巾的董德瑪的。轟轟的巨大响声不断地吼叫着，紫色的光芒閃射着，藍色的火焰旺旺地燃燒着，煉鉄工人們从上一班工人那裏接过了煉鉄爐，繼續工作。

2

托布馨開動了“奇普 300”号車床的全部机械，在鉋削活塞的時候，工廠的工友給她送來了一封密封的信件，然後啞叭似地一声不响走出去了。

托布馨工作起來一向十分專心，她絲毫來不及去思索：“这是从哪裏來的？这信封裏裝的是誰的情誼？究竟是公事呢，还是私事？”她用兩隻滿是油膩的手指挾住了那封信，隨隨便便地往口袋裏一塞，又繼續工作。

鉋削下來的鋼鉄的碎屑不断地湧瀉出來，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聾。托布馨在这样一台机器前面工作，看來好像很不相称，但是看到她們兩者結合起來，成为一个統一的力量，支配了時常和一切不屈不撓的东西相提並論的堅硬的鋼鉄的時候，就会令人產生充分滿意的信念。

午休的時候，托布馨站在煉鐵車間門前等候董德瑪，她才把那封信拆開。那封信使她不但感覺到奇怪，甚至感覺到好像一個解一千次也解不開的結那麼神祕。

這封信是一個既沒有聽到過名字，也沒有見過面的邊防軍戰士寄來的，信裏提起了好些邊防軍戰士們的生活情況，還鼓勵托布馨更加積極工作，獲得巨大的成就。信裏還這樣寫着：“我雖然沒有和你見過面，但是相信一定會有機會和你相識的。希望以後我能夠經常地和你這樣交往。渴望着你的回信。”

“這是在說些什麼呀？是誰，為什麼從數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寫信給我呢？說是道爾基，究竟是怎麼樣的道爾基？那個人怎麼會知道我是在這裏做這工作的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正在這樣繃着臉沉思的時候，董德瑪出來了：

“怎麼啦，托布馨？你好像很煩惱……”她似乎一下子就看透了托布馨心裏想着的心事。

托布馨就告訴董德瑪說，她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董德瑪卻並不十分注意：

“不可能是不認識的人吧，名字叫道爾基的何只幾千個人，其中你總認識五個十個的，他準是你認識的那幾個中的一個。”

董德瑪和托布馨照常挽緊了手臂向工人食堂走去。一邊走一邊繼續談論着那封信的事。

“真是怪事，好好待着，却会接到一个不相識的人的來信。”托布馨惶惑地說。

“老是信呀信呀地一直盼望着哥哥的信，却總收不到，現在他也应当來一封信啦。”董德瑪好像渴望着什麼似的說。

一起工作的同志們在她們身旁三三兩兩地走过。

一个穿着舊夾大衣，臉被凜冽的寒風颳得微紅的青年幾乎是奔跑着赶过她們，董德瑪把他叫了回來：

“達姆丁，你幹嗎这样匆忙，簡直像逃命似的？”

“早晨我什麼也沒有吃就來了，現在想快點去給我胃裏裝點東西哪。”

“你為什麼早晨遲到呢？听說你遲到了半个鐘點。”

“睡过头了。”

“你想，这像什麼話呢？早晨举行大会，会上總結了我們的工作。”

“管它總結不總結，对我講來，沒有什麼值得一听的。”

“為什麼？”

“我什麼時候曾經完成过百分之六十或者七十的定額呢？無論明說也罷，不說也罷，对我，對你們，豈不是很明白的事嗎？”那个青年漫不經心地回答了董德瑪的話，就先走了。

托布馨看着他的背影說：

“你幹嗎要對這種人講話呢？對這種人講話無異於對牛彈琴。還不如勤勉地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什麼話也不說的好。”

董德瑪听了很不滿意：

“那怎麼能行呢？每個人都應當努力使工作得差的人可以工作得好起來，使完成不了計劃的人能夠完成計劃，使時常曠工的人不再曠工。誰都可以如數完成自己分担的生產任務，但是僅僅这样的话，能夠產生些什麼影響呢？我們至少應當設法使生產落後的工人變得和我們自己一樣。你想想看，假如所有的人都超額完成計劃的定額的話，那有多麼好……我們工廠的成績會變得怎樣呀？所有工業部門的成績會變得怎樣呀？為了工人階級的勝利着想，那確實是一樁美事哪。”

“美事是美事，可是要為多少人着想呢？單單想些自己的事豈不是還常常感到想不過來嗎？董德瑪，你——不對勁就總是想到整個世界。總之，你何苦為他們白費口舌，要求他們要這樣作或是那樣作呢？”托布馨說着自己的見解，董德瑪却什麼也沒有說。

到了工人食堂，人已經很多了。她們在犄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那張桌子是處在被公認為食堂工作人員最照顧不到的犄角裏。鑄工那木斯萊原來就坐在那裏，如今加上董德瑪和托布馨，就湊成三個人了。

她們後面的那張桌子，坐着愛談諧的鑄工達瓦，和

沉默寡言，綽号叫做“啞叭”的剛契克等人。達瓦正在逗他們笑。

董德瑪叫了飯，就說：

“那木斯萊，工作怎麼樣呀？”

“不行，不行！”那个白臉龐的壯年人回答。

“說是‘不行，不行’哪！”托布馨抿着嘴笑了起來。

“他在撒謊，那木斯萊是个老滑頭，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不行。”達瓦說。

那木斯萊聽見鑛工達瓦在激他，毫不在意地回答：

“撒謊又怎樣呢？總之，我認為不用太好，也不再坏，停留在中等的程度也就行啦。”說罢，那木斯萊板起了他的那張臉。

達瓦叫的飯來了，他嚐了一嚐，拿起鹽瓶一邊撒鹽，一邊對董德瑪和托布馨說：

“那木斯萊耍滑頭倒不要緊，可是那邊的那位耍滑頭却耍得實在糟糕。那个人把耍滑頭看得跟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樣的重。”正說着的時候，剛契克瞪起冒出火來似的眼睛叫道：“得啦！”一邊推着達瓦的胳膊。達瓦注意一看，原來剛才只顧了講話，却不知道把鹽全部倒在湯裏了。那湯不能再喝了，稍為嚐一嚐，舌头就鹹得發痛。

董德瑪和托布馨笑了起來。那木斯萊諷刺地看了一下達瓦的臉，好像無力再對他表示不滿似的微笑着說：

“你作了一个厲害得很的批評哪！”

“這对你確實是一樁好事。我所講的話真像這盤加多了鹽的湯一樣，連听起來都有些苦味。算了吧，不用再叫一份了。”達瓦說完，大夥兒都大笑不止。

董德瑪走回車間去工作的時候，工長普賴夫正站在車間的門口，董德瑪默默地走到他身邊站住了說：

“我想着一件事，這件事我早就開始想了，但是一直沒有对任何人談過，現在想跟你談一談。”

普賴夫好奇地問：

“你要談的是什麼呀？”

“我認為如今的煉鐵量太小了，至少应当再增產一倍。”

“那末怎麼个增產法呢？”

“把爐子改裝一下。”

“什麼爐子？”

“就是現在煉鐵的那座爐子。”

普賴夫一听到董德瑪所說的話，額上的筋絡奇怪地抽搐起來：

“得了吧！你說要改裝那座正在進行生產的煉鐵爐嗎？”他傲慢地說了這句話，驚奇得就好像人家要把他自己改裝一下似的，走進他常常喜歡獨个兒關在裏面的那間小房間裏去了。

董德瑪怨憤不平地留在那裏，她想：“難道工長是

这样來对待人家關於工作問題的討論的嗎？至少他应当問一問怎麼个改裝法，可是他却問也还没有問，就搖起頭來。要是我給我父親說要改裝一个什麼東西的話，他一定会確鑿地問一个究竟的。”

一想到父親，她就好像看見父親正在捻着稀疏的鬍子，注意地看着她，傾听着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她覺得這些都像顯現在眼前的事實一般。

3

達米倫預感到暴風雪快要來了。那時候他正在喝茶，準備去看守馬羣，但是他的情緒非常激動，他覺得好像董德瑪穿着皮襖，她那比什麼都可愛的臉龐煥發着光輝，眨動着圓圓的黑眼睛，正坐在高高的載重卡車上面，就快回到家裏來了。

想着想着，汽車的聲音越來越近，達米倫再也坐不住了，出去一看，嘿，一輛威風凜凜的重型卡車，正開過了白色的積雪的山谷，越馳越近。達米倫習慣地舉起手，遮住陽光注視了一下。卡車的玻璃在陽光下閃爍着，就好像自己女兒的臉在那裏發光一樣。

他懷着一顆渴望和女兒見面的激動的心回進毡包，向病着的黑希克特輕輕地叫了一聲，她正在蓋得嚴嚴密

密的被窩裏躺着：

“卡車正向這邊開來，不知道我們的董德瑪是不是會回來。”

“不可能不回來吧，但是誰又知道呢。噯，我冷得要命，生火吧，快生一生火吧！”她軟弱無力地說。

這是一家普通的人家，毡包裏放着些日常的用具，北邊並排放着已經有些舊了的褐色的箱子，箱子上面正中有一個鏡框，前面擺設着一些作為家庭裝飾品的零星物件。

正當旺旺的火生了起來，火上放上了空鍋的時候，重型卡車已經來到外面停下了。達米倫急急忙忙地出去迎接女兒。

村裏的人們也都聚集攏來。

董德瑪的弟弟車林正好趕羊回家，聽到卡車的聲音，也奔過來了。

卡車駕駛室的門慢慢地打開了，走出來一個二十七歲青年人，他有一個相當魁梧的身材，還長着一臉並不惹人討厭的落腮鬍子。

達米倫拚命地在找尋董德瑪，可是，既然董德瑪並沒有裝在那些堆得像山脊一般高的貨物中，那就是一定沒有來了。

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來了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這不僅使得達米倫，而且也使得村子裏其他的人們都感

到同样的惶恐。

原來这个名叫呼德勒的卡車司机，接受了去滿達爾國營農場的緊急任务，不分晝夜地疾馳，四十個小時之內沒有吃过一點东西，所以从大路折到了他們的家裏來。

達米倫把呼德勒領進毡包。黑希克特稍为仰起了身子，像一座銅像似的一動也不動地向着門口注視。

剛才那只來不及攔任何东西就放到火上去的空鍋子已經燒紅了。

“不是我們的董德瑪哪！”達米倫失望地說。黑希克特大概感到很懊喪，默不作聲地躺下了。

大家一边喝着車林特地為客人溫熱的茶，一边談起話來。

達米倫不斷地打听董德瑪，可是那個司机不但不知道有一個達米倫的女兒董德瑪，看樣子他這一生中，幾乎連隨便哪一個名叫董德瑪的姑娘也沒有聽見過。

這個呼德勒使達米倫空歡喜了一場；他喝完了茶後，答應替他們帶一封信給董德瑪，就走了。

雖然耽誤了許多時候，達米倫還是囑咐車林說：“假如我回來得晚了的話，你要好好地侍候母親，而且要好好地照管毡包和畜羣。”說完，他用套馬桿拄一下地，跳上了备好鞍的馬，匆匆忙忙地向馬羣馳去。

這天晚上，達米倫的預感成了事實。